

《余罪》之后，常书欣又一力作

对

我的江湖笔记

一个江湖高人的谋略人生

弈

常书欣
著

4

带你窥探你不了解的另一个世界
带你领略什么是莫测高深，什么是运筹帷幄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 全国百佳图书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 出版单位

《余罪》之后，常书欣又一力作

对

我的江湖笔记

一个江湖高人的谋略人生

弈

4

常书欣
著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 全国百佳图书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 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对弈·4 / 常书欣著. —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7.5

ISBN 978-7-5162-1500-5

I. ①对… II. ①常…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99066号

图书出品人:刘海涛
责任编辑:乔先彪
策划编辑:文沛 杨荣刚

书名 / 对弈·4
作者 / 常书欣 著

出版·发行 /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址 / 北京市丰台区玉林里7号(100069)
电话 / 010-63055259(总编室) 010-63057714(发行部)
传真 / 010-63055259
http: //www.npcpub.com
E-mail: mzfz@npcpub.com
经销 / 新华书店
开本 / 16开 710毫米×1000毫米
印张 / 20 字数 / 235千字
版本 /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刷 /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 ISBN 978-7-5162-1500-5
定价 / 36.00元
出版声明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目 录

Contents

- 第一章 “泥鳅”也敢斗“飞鹏” / 001
- 第二章 掀货占摊放狗 / 037
- 第三章 以战逼和 / 077
- 第四章 最终嫌疑人 / 117
- 第五章 无赖也成抢手货 / 153
- 第六章 欺师灭祖的大师兄 / 191
- 第七章 老巢被一锅端了 / 235
- 第八章 大师的连环套 / 276

车驶进飞鹏公司大院了，这个远在北郊的地方因为城市的延伸和扩大，也算得上五环以内的地段了。抬头才能看到顶的楼宇，反光刺眼的玻璃墙，装饰豪华的大门厅，让下车的帅朗和杜玉芬都感慨万千，这派头、这气势，和咱们现在的规模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

看到门厅上方挂着的“欢迎工商、质检主管部门莅临公司指导工作”的条幅，也知道了这两天发生的事，帅朗笑了笑，不知所谓，杜玉芬瞥了一眼，有点怀疑地问：“高兴什么？人家见不见你是两说。”

“他要见我，以他的身份，已经输了一筹；他要不见我，那他输得更多……这就是一无所有的好处，咱们可以不要脸，可他不在乎面子都不行。”帅朗笑着解释了一句。

杜玉芬摇摇头，和帅朗并肩走着。盛小珊设计的这个形象不错，最起码帅朗现在和杜玉芬站在一起，有那么点儿俊男靓女的味道。进门厅的时候，帅朗不时侧头瞥着白底花裙的杜姐，不知道是处得久了，还是杜姐确实漂亮，越看越顺眼，甚至连年龄因素也可以忽略了。当然，最欣赏的莫过于熟女这份坦荡和爽朗，不会像年龄相仿的妞，请吃个饭都扭扭捏捏的，哪像杜姐，喝酒都敢跟你拼大杯。

“看我干什么？”杜玉芬斥了一句，乜斜着眼睛瞟着帅朗做贼似的表情。进了门厅，只有保安指着方向，她点头示意后，小声问着帅朗：“喂，这两天你不但征用了我的车，拿空了我的积蓄……现在不会连对我本人也动上心思了吧？”

“不不不……我对杜姐是只有景仰之情，没有亵渎之心啊……哎，对了，杜姐，我说你这么漂亮，为什么还独身呢？不至于连个欣赏你的男人都没碰到吧？”帅朗半开着玩笑。

杜玉芬眉波一动，笑道：“谁说没有，现在我眼前不就站着一位？我说你欣赏可以，可别偷偷摸摸，怎么老是斜着眼偷瞧女人，不会正眼看呀？”

帅朗又被杜姐的豪爽噎了一下，不敢接茬了，嘿嘿傻笑着。熟女就有这个好处，有些话她不脸红，能说得你脸红。

进了电梯，摁了楼层，回头一瞅，杜玉芬正秋波殷殷地看着自己，那眼神仿佛一杯浓浓醞醞的混合果汁，里头蕴含的东西不少。早经人事的帅朗岂能看不懂这等端倪，随着杜玉芬的眼光低头瞧瞧自己的打扮，竖条纹衬衫，笔挺的深色西裤，配一双红色皮鞋，虽然没有奶油小生的可人，可也不缺硬派小生的气质。帅朗脸色一整，一揪自己的衬衫，解释道：“喂，喂……杜姐，您千万别被表象迷惑啊，我就这么一身好衣服，都穿出来了……我这个玉树临风全是装出来的啊……”

“是吗？怪不得以前卖假货，连自己都是个假货……呵呵……”杜玉芬笑了笑，像大姐一般给帅朗整整衣领。说是这样说，不过看样子挺喜欢这个假货的包装，帅朗在这种眼神里可有点受不了，岔着话题道：“一会儿不管谁接待，咱们得表现得恭谨，表现得谦虚……他们底牌是明的，咱们在暗里，千万不能让人家看穿了……”

“这个应该我教你……什么时候轮到你教我了……”杜玉芬不屑地说了一句。

两个人配合得很默契，杜玉芬是正经八百公司中层出身，而帅朗是野

路子，看来正邪兼施、刚柔相济渐渐地成一个整体了。到了楼层，两个人停止了谈话，保持着正色。电梯门开时，迎接的人来了。

正是叶育民，接待的规格不高也不低，把两个人请到了会议室，是中层管理经常讨论市场决策的小型会议室，里面早有人等着了，一位是助理秦苒，一位却是没见过面的闫副总。一介绍落座，明显地隔桌坐了两拨，明显地感觉到自己不受欢迎，双方连最起码的客套也没有，甚至连林总为什么没出面都没有解释一句。

这简直是老寿星吃伟哥——没事找刺激来了……杜玉芬看着对面三位俱是不善的眼光，心里暗暗想着。反观帅朗，今天倒像个人样了，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等着杜玉芬唱主角。

什么主角？说着就开唱了，杜玉芬面对这三位也不怯场，斟酌了一下，直奔主题：“闫副总、秦助理、叶主管，咱们都是熟人了，我的事你们也知道……这次的来意我长话短说，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黄河景区、火车站东、西客站两个市场区域，我们准备下一步全部上你们的货，怎么样？要求也不高，你们以分销价供货，视同分销身份，运费我们自付，这样的话，可以省去你们直接上货需要车辆、人力和其他资源的成本……”

“等等……”闫副总拦下话头，老脸笑着，像听了个天大的笑话一样，反问道：“你们是想，到我们旗下要个分销身份，长期在景区和车站销售？”

“嗯，没错……”帅朗和杜玉芬都点点头，很诚恳，就像是谋求合作来了。

闫副总眼皮一跳，左右看了看秦苒和叶育民，心思俱是相通了：这是退而求其次了。

三个人都免不了心里暗笑，封杀到现在，第三天了，货源的控制越来越严，甚至延伸到周边县市的分销商了。以林总的估计，他们无货可售之后肯定会选择和绿尔、蓝莓那几家小公司合作上货，而那几家小公司的货根本进不了主流市场，用不了多长时间，他们就会捉襟见肘，即便还想卖飞鹏和正浓的货，也没有分销价的供货，除非他们不怕赔钱……再说就卖

这两家的货，等于变相给飞鹏和正浓服务，何乐而不为呢？

反正就是你算计我，我算计你，林鹏飞的算计就是一步一步卡这帮人的脖子。没料到的是，结果出来得这么快，而且结果出乎意料，他们居然来找竞争对手合作。闫副总捋了捋思路，笑道：“呵呵……你们的算盘打得挺精的嘛，那我也给你们算一笔账：我们的货柜车直配，每件比分销价出货要高一块八毛钱左右，两个市场平均四五千件的销量，一天就是上万收入，这笔钱足够我们开支，还绰绰有余了，我们有必要再找你这么个中间人吗？”

“这个我信，不过那是以前，现在飞鹏公司在这两个市场区域已经没有什么销量了。如果我们双方合作的话，贵方很快就能达到先前的销售量，损失是暂时的，盈利是长久的……”杜玉芬道，不过这话听着像有刺。

闫副总一拍桌子，指着帅朗道：“市场丢了也是拜你们所赐啊，不过怎么丢的，我们会怎么拿回来。合作嘛，就不必了，我们自己的事自己处理，再说一级分销商要交纳保证金三十万，而且要有不低于一千平米的场地，你们有吗？”

“没有。”帅朗道。杜玉芬没吭声，耸耸肩，给了个无奈的姿势。

于是秦苒和叶育民笑了，两个人的无奈，很像穷途末路来找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叶育民没好话，笑了笑，直斥道：“那你还好意思来呀？”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现在谁能销货，谁就说了算，我们有市场，完全有提条件的资格。”杜玉芬正色道。

“是吗？能销货我不否认，可你们还有多少货？”叶育民反问道。

帅朗和杜玉芬对视了一眼，貌似心虚了，杜玉芬没吭声，帅朗接着说：“很多，多得怕卖不了……几位，我是诚心诚意找合作来了，你们的态度我不介意，不过不能一点儿机会都不给吧？你们是非把我往正浓怀抱里推嘛，你们要是不同意，正浓未必就不同意给我们供货啊……”

“呵呵……正浓饮业现在每天的销售报表就在我们林总的办公桌上，

你要有兴趣，可以带你去看看。”秦苒驳斥了一句，暗示两家的联盟。闫副总一听，居然把联盟方作为筹码抬出来了，也笑了，倾倾身子问帅朗和杜玉芬：“飞鹏代理的产品早就遍布中州了，你们要货，随便可以找到，不过是零售价，你们买多少都成，想赔钱是你们的事……你们前天好像就在超市买了不少，对不对？”

帅朗撇撇嘴，眼睛直往一边瞅，像是被人揭了羞处，杜玉芬也讷言了，似乎有点难以启齿。

“明说吧，你们没机会，我们林总向来喜欢以不变应万变，一天五千件的销售量，快赶上一个地市的分销商了，这么大的量，在中州我还真找不出几家有供货能力的……我相信你们和绿尔、蓝莓几家都有协议，接下来你可以拿他们的产品和我们竞争，看看谁能占住市场……”闫副总有几分得意，这正是飞鹏一直未在价格上做调整的原因，只要断了这帮人的货源，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黯然退场。不管再拿什么产品来竞争，没有一线知名品牌，在市场上都成不了主流，到时候只要飞鹏的产品陆续上货，迟早要把绿尔、蓝莓那些小品牌饮料挤到配角的角色。

以不变应万变，以不胜战有胜，不争一时之气，这样既保证了大局的稳定，又能逐步收复市场，林鹏飞这个大布局看得不可谓不长远。以闫副总为首的三位，现在有点佩服林总的眼光了，能逼得这两个人上门找合作，说起来也算个不小的胜利。

帅朗不说话了，难得这么寡言。杜玉芬不时地看帅朗一眼，稍显难色。

得，还是那句话，竞争不对等，真坐到一起，差别还是太大，人家根本没把帅朗和杜玉芬当回事。

“帅朗，你也别虚张声势了啊，你们在五龙村的货仓我们早知道了……今天剩下不到两千件了，全部上市了，是不是？这两天你们搭配着绿尔和蓝莓的货勉强能支撑下来，我看，你们明天是不是就要断货了？原来我想你们能撑一个月，看来有点高看你们了，林总说你们顶多能撑一周，看来也有点高看你们了……明天是不是撑下来都有问题？”叶育民得

意地问着。

“明天没什么问题吧。你们不给货源，大不了我找李正义再要点儿……没错，我是有难度，难度不小，不过我觉得咱们没必要这么掐来掐去吧？上次林总找我，还说了，可以给我个分销商身份给我货呢。”帅朗有几分谦恭地说，不像先前那么意气风发了。

“你还真是个外行啊……”秦苒斥了一句，“你要真做分销，必须在公司指定的区域销售，你以为这里面就没有规则，谁抢上哪儿，哪儿就是他私人的？”

“没有，没有这个意思……”帅朗低着头，摆着手辩解，可又说不出什么理由来，规则是强势者定的，而破坏规则的已经落了下风。

“好了，你们俩陪陪客人……小叶，你通知一下门房，以后这种不三不四的人，就不必通知公司了，他们知道该怎么做……”闫副总站起身，很突然，不以为然地往外走，直接无视了。本来他以为会有什么有价值的情况，不料看到的是这个场景，有点失望地走了，临走还不忘讽刺帅朗和杜玉芬一句。

没感到意外，和预料中的一样，脸再热，到这儿贴的也是人家的冷屁股。闫副总的背影一消失，叶育民状似有几分解气地看看帅朗和杜玉芬，笑而未语。秦苒这妞吧，在帅朗看来还算厚道，她有点同情地看着帅朗。

不过再怎么看，这其中的怨念恐怕不浅，闫副总一走，这两位当家不做主的更无话可说了。半晌，叶育民起身，很随意地说：“两位请便啊，我就不送了，你们一直就是不受飞鹏欢迎的人，还是别来自取其辱了……”

秦苒也起身了，不过没有落井下石，只是摇摇头，同情地看了帅朗和杜玉芬一眼，两个人出去了……

“走吧，你就是根好葱，这儿也没有你插的地方……”杜玉芬悻悻然站起身来，催着帅朗，帅朗讪讪地笑了笑。两个人出了会议室，走在楼层的甬道里，很安静，没什么人，进了电梯，在想着什么的帅朗也没吭声。直到下了楼，上了车，帅朗还在四处观望着，似乎想发现什么自己感兴趣

的场景，杜玉芬发动着车，随意问道：“怎么了？受刺激了？我就看不明白了，咱们现在还没到穷途末路的时候，干吗非上门听人家说难听话……”

“犯贱呗……”帅朗靠着座椅，那副不屑一顾的表情又出来了。

“犯贱？你以后犯贱，一个人来，别拉上我。”杜玉芬斥了一句。

“呵呵……这你生什么气，咱们犯点儿小贱，是在给他们犯大贱的信心，等他们的自信被咱们一次又一次打击之后，他们就知道谁是贱骨头了……”帅朗笑道，不过一笑之后免不了要考虑到长远之事，又叹了口气道，“最好还是能达成合作啊，毕竟这个专卖代理谁也拿不走，要是飞鹏或者正浓直接给咱们供货，这两块市场，用不了一年咱就发财了啊……”

“你想得美，这两块市场，李正义宁愿惹了你们，开了我，都不敢独吞，飞鹏能便宜了你？”杜玉芬不以为然，道。

“那也未必，明天以后他们看李正义就不那么顺眼了，后天以后，李正义未必买他们的账……三国时候三足鼎立就是这么形成的，魏、吴两家来回掐架，反倒成就了屁都没有的刘备……”

“哟哟哟……你不会自比诸葛亮吧？”

“嘿嘿……诸葛亮不如我，他不会卖饮料。”

“跐得你……”

“哎，对了，你听说了没有，飞鹏可开出高薪招聘营销经理了啊，年薪百万啊。”

“拉倒吧，附加条件是销售额八千万，有销售八千万的本事，谁疯了，还去挣他们那一百万，早自己开公司了……那叫有偿新闻，记者没准儿拿多少好处才炒作这事呢，不过是给飞鹏做软广告而已……别异想天开啊，就你现在的身份，进飞鹏打工白干，我估计人家看你都不顺眼。”

“这个我信……我是说，万一他们两家谁都想拉拢我，你说我这身价开多少合算？”

果真是在做白日梦，杜玉芬却不想打击这个做白日梦的帅朗，努着嘴

做了个鬼脸，实在有点无语，帅朗确实是想到了什么美事，想得眉开眼笑，哪还像在飞鹏公司里那副老实谦恭的德行？

对了，谁也没有提接下来的货源问题，好像这个问题是故意给闫副总一千人看到的，没准儿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已经让对方看到了机会……

“咦……学乖了哦，没有来……”

帅朗好奇怪而且好郁闷地发了句感慨，看着大早上空荡荡的景区路方向，他使劲地挠挠脑袋，想不通为什么叶育民、秦苒和那几个自以为是做市场的今天怎么学聪明了，居然没来。挖了个坑，没人往里跳，让人好失望啊。

是啊，帅朗很失望，如同锦衣夜行，如同无人喝彩，很让人失望，得了五万元奖金的王战强又被帅朗拿捏着小辫，三千件饮料还真一件不少，全从正浓货仓里提出来了，现在就在五龙停车场。一大早从市场运回来，分货，码货，各装各的车，井然有序，这数日已经习惯在对垒中得意扬扬的帅朗，要没个对手来吧，好像还挺失落的。

“帅朗……帅朗……我问你呀……”

程拐上来了，胖手揪着帅朗拉近车旁，小声问道：“还有多少货？”

“就这么多，这还是昨天才找到的……”帅朗小声回道。真正有多少货，能告诉杜玉芬，能告诉程拐，其余人就不太敢告诉了，只说货多着呢，怕你卖不了。

“不是说你能进飞鹏的货吗？怎么，火车站那胖娘儿们不给？”程拐追问着，那儿的八千多件还是他最先发现的。

“她有点顾忌吧，我今天再去找找她，争取买回来……”帅朗有点为难，那个好办法，实施起来确实有点难度，人家飞鹏的批发商对他防得很严，陈丽丽这两三天还是支支吾吾，下不了决心。

“那你弄不回来怎么办？眼看着生意可就黄了啊。”程拐不悦地埋怨着。帅朗不高兴了，推了程拐一把，喝斥道：“你行，你去呀？你以为弄

这些货容易呀？就这三千件，都是拿窝点换的……这么大吃货量，比市区批发商还大，谁敢轻易供货呀……能多少弄点儿就不错了。”

“那真弄不上，接下来怎么办？”程拐问。

“这事只能走一天算一天了，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坚持到第十三天了，这已经非常不错了，即便他们两家把咱们卡得死死的，咱们上绿尔、蓝莓还有其他小公司的货，再跟他们来几场拉锯，勉强也能再坚持几天，大不了被赶走呗，还能怎么着？”

“有点可惜啊，我可是第一次做正当生意，还做得这么好，这要是黄了，多可惜……”

“少来了，你丫卖了多少盗版杂志？这几个人里头数你挣得多，有什么不满意的？”

“瞧你说的，谁跟钱多过不去啊……”

“歇着吧啊，咱们挣得越多，人家赔得越多，这事拖得越久，来势就越凶，别太放心上，免得将来失望……杜姐来了，赶紧的啊，告诉那几个，有什么事马上通知大家……”

帅朗看到红色丰田从景区路上驶来了，扔下程拐，直朝车的方向奔去。程拐在后头“哎，哎”喊着，没喊着人，骂了句什么，回头招呼着自己带来的几个人准备走。又是一天，掰着指头数到第十三天了，一天除了工人开支，能落几千的收入着实让程拐有点舍不得。不但他舍不得，大家都舍不得，罗嗦扔下旅行社的生意不干了，老黄招呼了几个开黑车的，连黑车拉客也不拉了。老皮小皮自然更不用说，带来的一干同村根本就不走，沃尔玛被断货之后干脆就在景区卖饮料，哪儿也没去，而且数这帮人能吃苦，白天干活，晚上卷个铺盖卷就在货厢车里睡觉，别的不说，这市场看得可真够严的了，半夜里都逃不过老皮这帮人的眼睛。

陆陆续续，车开走了，又是一天开始了。下了车的杜玉芬一伸胳膊，来了个扩胸动作，很惬意地呼吸了一口清新空气，这里的环境着实要比城市里好得多，站在这里就能看到浩荡的黄河，听着水声，呼吸着带腥味的

空气，那种气息像乡村泥土的气息，让人流连，而不会有丝毫厌倦。

哟……帅朗轻呼了一声，脚步不知不觉慢慢地停下了，因为眼中又出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杜姐，穿着超短的短裤，雪白上衣在腰间打了个结，蹬着运动鞋，梳着马尾巴，像是晨练后直接来这儿了。帅朗见惯了穿裙装和正装的杜姐，乍看如此清凉简约打扮，微微有点不适应，倒不是不漂亮，实在是那裸着的大腿和挺着的胸太过吸引眼球。程拐、罗嗦、老黄那几个流氓可毫无顾忌，喊着杜姐，招着手，两手打嘴巴似的从车里给着飞吻，杜玉芬却一点儿也不羞涩，也给回着飞吻，乐得老黄颠儿颠儿的，车差点儿撞树上，引得杜玉芬咯咯一阵好笑。

杜玉芬朝帅朗的方向招着手，抿嘴浅笑的样子，在恍惚中让帅朗觉得好像见到了藏在记忆深处的那个人，想起那个销魂难忘的夜晚……桑雅，桑雅，心里默念着这个名字，而这个人就像梦里见到的一样，生活中再也没有出现她的影子……

“过来……傻站着干什么？”杜玉芬喊上了。一喊，帅朗惊醒，笑了笑，朝停车场外走来，走到杜玉芬身边，看着杜姐这番清凉打扮，做了个鬼脸。杜玉芬有点得意地卖弄自己身材一般，一抬腿，把一条腿搭上车厢上头，边做压腿动作边问帅朗：“怎么？对手没来，有点寂寞？”

帅朗点点头，原本预计他们会来的，昨天专程跑了一趟飞鹏公司，有几层用意。第一是试探有没有合作的可能，结果没有；第二是示弱以对手，等着对方再来掉坑里一次，结果也没来……这个事没料准，就让帅朗忍不住有点怀疑事态将会怎么发展。因为，这个时候越平静，越会让他觉得心虚。

“没来不更好嘛，你这么好斗……他不来，咱们安安生生挣钱，多好。你这个办法不错啊，我联系了一家正浓的批发商，私下里给他点儿好处，他同意少批量进点儿飞鹏的货，一件咱们给他加五毛，不过量不会多……”杜玉芬说着，压腿的时候腿绷成一条优美的直线，头可以蹭到脚踝，看得帅朗免不了想入非非，不过好歹他还能把持住，笑了笑，摇摇

头：“杯水车薪呀，咱们这儿的吃货量太大。今年也邪门，五月就下了一天雨，一天喘息机会都不给咱们，要能下三天大雨，我就有办法。哎，老天不作美呀，看今儿的天气，这三千件配上点儿绿尔的货，能撑下今天来就不错……”

“哟，这么悲观，不像你的风格呀？”杜玉芬笑道。

“呵呵……那是你不懂我，我压根儿就没乐观过。”帅朗道。

“不对吧？我怎么感觉你一直挺乐观的呀。”杜玉芬奇怪道，放下了腿，矮着身子压着另一条腿，抬眼诧异地看着帅朗，眼眸中放射出几分笑意，掩饰不住那份欣赏。不料帅朗能欣赏的地方并不多，来了一句：“乐观个屁……”

一句话刺激得杜玉芬微微蹙眉，很无语地看着帅朗，正要纠正一下这货的态度，不料帅朗一屁股坐到路牙上，有点感叹地说：“乐观得起来吗？我从毕业到现在一直就在生意场上混，送过货，卖过保险，卖过药，发过广告，卖过盗版书，还卖过羽绒服，还卖过……我都记不起来了，不是坑人骗人就是被人坑被人骗，不光非正当生意啊，就连正当生意也免不了是这个样子……咱们这好好的生意，非被李正义这么坑一家伙，弄得现在上不上、下不下，一直悬着，我乐观得起来吗？”

“生意场上历来就是如此……我觉得你应该看得开呀。”杜玉芬道。

“当然看得开，只是有些舍不得……这几年销售也跑过，公司也干过，都是当小职员给人跑腿。累死累活，一个月挣上两三千，有时候还接不住，今年好不容易逮着了这么个机会，你说要不捞上点儿本钱，那得多亏呀……”帅朗有点不舍，其实和兄弟几个的感受是一样的，都舍不得，可心里也都明白，能在这个市场占一天，就少一天。

“哦哟……你不能这样吧？我们可都指着你呢啊，你要是垮了，我们只好全撤了。”杜玉芬开了句玩笑，起身来，大大方方坐到帅朗身边，手抱着膝，侧着头看帅朗的表情。

帅朗笑了笑，未置可否。说真的，这次是糊里糊涂走到领头的位置

了，以往兄弟几个都是各行其道，真正坐到一起的机会不是很多，但是在领着这帮人能走多远的问题上，帅朗很清楚，肯定走不了多远。沉吟片刻之后，帅朗又回到正题上了，狐疑地问杜玉芬：“杜姐，你说他们会怎么来赶咱们？”

“问我？”

“是啊，你好歹也是正浓前副总，总能有个大致预测吧？”

“这个……代理体系之所以牢固，是因为经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市场混乱之后，已经渐渐拉小了分销、批发、零售之间的差价，特别像销售大、单价低的饮料生意，每瓶差价就是几分钱，暴利时代过去后，这是一个市场走向成熟的标志。也就是说，凭我们这些人，凭我们占据的这两片市场区域，动摇不了代理和分销这个体系，凭我们手里的量，也动摇不了代理和分销的位置。除非你能把中州市场全部拿下来，那就另说了，没准儿可口可乐公司或者统一厂家就上门找你供货来了……”

“那不可能呀……”

“是啊，既然不可能，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多待一天，我们就多赚一天，大不了咱们撤了再找份工作呗。”

“别提求职了啊，我最怕找工作……”

“为什么？”

“我混的这两三年，往人才市场跑了不下几十趟，从年前羽绒服下季后我失业，到五月开始卖饮料，我就愣是没找着工作，找来找去，都把人找累了。”

“不至于吧？我怎么觉得没那么难呀？”

“那不对等，瞧您这漂亮脸蛋，还有这魔鬼身材，去哪家公司找不着份工作干？我就不行了，学校不咋地，文凭也不咋地，专业更不咋地，我除了卖苦力，没什么可卖的……还不如卖饮料呢……”

“呵呵……哈哈……”

杜玉芬被这几句大实话逗笑了，这也是个实情，现在是竖起招兵旗，

不愁吃粮人，只要有薪水可发，就不缺应聘的来。就公司前台那儿说“您好”的迎宾，没准儿都是哪个大学里的班花、校花什么的，作为一个学无所长、没有什么背景来历的大老爷们儿，想在城市混个人模狗样，已经越来越难了。

大早晨的光景，人车俱稀，难得两个人在一起说几句心里话，说几句生活的感受，杜玉芬免不了也勾起往事，絮叨着自己的生活。读了银行中专，进了个农村信用社，逢着银行改制，成立地方城市银行，买断下岗，自谋职业，和帅朗的经历雷同，卖过保险，当过营业员，干过服装生意，最后在饮料行业有了个立足之地，不过也在一夜之间成失业者了。唯一比帅朗强点儿的地方是前些年趁个机会买了单位的集资房，好歹有个栖身之地，不像帅朗，还游荡在城里四处租房。

说着说着，两个人都有点唏嘘不已了，有那么点儿同是城里沦落人的亲切感了。其实现在把人才市场或者公车上衣冠楚楚的人随便拉上几位数数履历，大多数都有几近相同的境遇，一直徘徊在失业和就业之间。

手机铃声响了，帅朗掏着口袋，看了下时间，快七点半，今天的任务是无论如何得搞到明天的货源，这番有点唏嘘的倾诉更坚定了他的信心。什么信心呢，肯定是要：钉在这里，再多捞点儿，再多捞点儿，再使劲多捞点儿……

“喂，什么？他们去你那儿了？不对呀，没来五龙景区呀？你看清了？”

帅朗吓了一跳，声音变调了，正沉浸在回忆中的杜玉芬也惊讶地看着帅朗，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几公里外的浮天阁景区，程拐站在阁台阶上，看着眼前的景象，有点忧心忡忡地回着电话：“看得很清，来了两辆小货厢，七个人，堆了一百多件饮料，人家是要自力更生……咱们的好日子到头了……”

几十米外，两辆货厢车停在路边，就在上阁台阶的下面路的旁边，搭起了俩人多宽的遮阳帐，五男两女，都穿着可口可乐、统一的 OEM 汗衫，搬着小柜台，花花绿绿的饮料已经摆上台了，就像城市里经常可见的品牌